

楚漢春秋 西京雜記
漢武故事 漢武事略



皇清
宣統
元年
正月
朔日
庚子
年



漢
武
故
事

班
固
撰

中
華
書
局

漢武故事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古今說海歷代
小史皆收有此書
說海本在先故據
以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漢武故事一卷

舊本題漢班固撰。然史不云固有此書。隋志若錄傳記類中。亦不云固作。晁公武讀書志。引張柬之洞冥記跋。謂出於王儉。唐初去齊梁未遠。當有所考也。所言亦多與史記。漢書相出入。而雜以妖妄之語。然如藝文類聚。三輔黃圖。太平御覽諸書所引。甲帳。珠簾。王母。青雀。茂陵。玉腕諸事。稱出漢武故事者。乃皆無之。又李善註文選西征賦。引漢武故事二條。其一爲柏谷亭事。此本亦無之。其一爲衛子夫事。此本雖有之。而文反略於善註。考隋志載此書二卷。諸家著錄並同。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尙作二卷。稱所藏凡二本。一是錫山秦汝操繡石書堂本。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。又與秦本互異。今兩存之。云云。兩本今皆未見。此本爲明吳琯古今逸史所刻。併爲一卷。僅寥寥七八頁。蓋已經刊削。又非兩家之本。以其六朝舊帙。姑存備古書之一種云爾。

漢武故事

漢景帝王皇后。槐里王仲女也。名姝兒。母戚氏。戚荼孫也。初爲仲妻。生一男兩女。其一女卽后也。仲死。更嫁長陵田氏。生二男。后少孤。始嫁與金王孫。生一男矣。相工姚翁善相人。千百弗失。見后而歎曰。天下貴人也。當生天子。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。得幸有娠。夢日入懷。景帝亦夢高祖。謂已曰。王美人得子。可名爲戾。及生男。因名焉。是爲武帝。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。生於猗蘭殿。年四歲。立爲膠東王。少而聰明。有智術。與宮人諸兄弟戲。善徵其意而應之。大小皆得其歡心。及在上前。恭敬應對。有若成人。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。是時薄皇后無子。立栗姬子爲太子。長公主嫖有女。欲與太子婚。栗姬妬。寵少衰。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。長公主前納美人。得幸於上。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。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。故栗姬怒不聽。因謝長公主。不許婚。長公主亦怒。王夫人因厚事之。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。上未許。後長主還宮。膠東王數歲。公主抱置膝上。問曰。兒欲得婦否。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。皆云不用。惜其女阿嬌好否。笑對曰。好。若得阿嬌作婦。當作金屋貯之。長主大悅。乃苦要上。遂成婚焉。皇后旣廢。栗姬次應立。而長主伺其短。輒微白之。上嘗與栗姬語。屬諸姬子曰。吾百歲後。善視之。栗姬怒。弗肯應。又罵上老狗。上心銜之。未發也。長主日譖之。因譽王夫人男之美。王夫人陰告長主。使大臣請立栗姬爲后。上以爲栗姬諷之。遂發怒。誅大臣廢太子。爲王。栗姬自殺。遂立王夫人爲后。膠東王爲太子。時年七歲。上曰。處者。微

也。因改名徹。廷尉上囚。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。年因殺陳。依律殺母大逆論。帝疑之。詔問太子。對曰。夫繼母如母。明其不及也。緣父之愛。故謂之母爾。今繼母無狀。手殺其父。則下手之日。母恩絕矣。宜與殺人者同。不宜大逆論。帝從之。棄市。議者稱善。太子年十四卽位。改號建元。長主伐其功。求欲無厭。上患之。皇后寵亦衰。皇太后謂上曰。汝新卽位。先爲明堂。太皇太后已怒。今又忤長主。必重得罪。婦人性易悅。深慎之。上納太皇戒。復與長主和。皇后寵幸如初。建元六年。太皇太后崩。上始親政事。好祀鬼神。謀議征伐。長主自伐滋甚。每有所求。上不復與。長主怨望。愈出醜言。上怒。欲廢皇后。曰。徵長公主弗及。此忘德弗祥。且容之。乃止。然皇后寵遂衰。嬌妬滋甚。女巫楚服自言有術。能令上意回。晝夜祭祀。合藥服之。巫著男子衣冠。幘帶。素與皇后寢居。相愛若夫婦。上聞。窮治侍御。巫與后諸妖蠱。呪咀女而男淫。皆伏辜。廢皇后。處長門宮。后雖廢。供養如法。長門無異其宮也。長主以宿恩。猶自親近。後置酒主家。見所幸董偃。上爲之起。偃能自媚於上。貴寵聞於天下。嘗宴飲宣室。引公主及堰。東方朔。司馬相如等竝諫。上不聽。偃既富於財。淫於他色。與主漸疎。主怒。因閉於內。不復聽交游。上聞之。賜偃死。後卒與公主合葬。元朔元年。立衛子夫爲皇后。初上幸平陽公主家。置酒作樂。子夫爲謳者。善歌。能造曲。每歌挑上。上喜動。起更衣。子夫因侍尙衣。軒中。遂得幸。上見其美髮。悅之。遂納於宮中。時宮女數千。皆以次幸。子夫新入。在籍末。歲餘不得見。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。子夫因泣涕請出。上曰。吾昨夜夢子夫。中庭生梓樹數株。豈非天意乎。是日幸之。有娠。生女。凡三幸。生二女。後生男。卽戾太子也。淮南王安。招方術之士。皆謂神仙。上聞而喜女事。於是方士自

燕齊至者數千人。齊人李少翁，年二百餘歲，色若童子。拜爲文成將軍，歲餘，術未驗。上漸厭倦，會所幸李夫人死，上甚思悼之。少翁云：「能致其神。」乃夜張帳，明燭，陳酒食，令上居他帳中，遙見李夫人，不得就視也。上愈益想之，乃作賦曰：「美聯娟以修嫋兮，命天絕而弗長。飾莊宮以延佇兮，泯不歸乎故鄉。慘鬱鬱其悶感兮，處幽隱而懷傷。稅餘馬於上椒兮，掩脩夜之不陽。」云云。少翁者，諸方皆驗，唯祭太乙，積年無應。上怒，誅之。文成被誅後月餘，使者籍資從關東還，逢於渭亭，謂使者曰：「爲吾謝上，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？上好自愛，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。」方將其事，不相怨也。於是上大悔，復徵諸方士。上常輕服，爲微行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，弗從。弘謂其子曰：「吾年已八十餘，陛下擢爲宰相，士猶爲知己死，況不世之君乎？今陛下微行不已，社稷必危。」吾雖不逮史魚，冀萬一能以尸諫，因自殺。上聞而悲之，自爲誄。弘嘗諫伐匈奴，爲之少止。弘卒，乃大發卒數十萬，遣霍去病討匈奴，折蘭過居延，獲祭天金人於上林，鑿昆明池，又起柏梁臺，以處神君。神君者，長陵女子也，先嫁爲人妻，生一男，數歲死，女子悲哀悼痛之，亦死。死而有靈，其娼宛若宛名也。祀之，遂關也。通言語，說人家小事，頗有驗。上遂祠神君，請術。初，霍去病微時，數自禱於神君，神君乃見其形，自修飾，欲與去病交接。去病不肯，乃責之曰：「吾以神君清潔，故齋戒祈福。今規欲爲淫，此非神明也。因絕不復往。」神君亦慙，及去病疾篤，上令爲禱於神君。神君曰：「霍將軍精氣少，壽命弗長。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，可以延年。霍將軍不曉此意，遂見斷絕。今病必死，非可救也。去病竟薨，上遣神君請術，行之有效，大抵不異容成也。」神君以道授宛若，亦曉其術。年百餘歲，貌有少容。衛太子未敗一年，神君亡去，自栢臺。

燒後神稍衰。東方朔娶宛者爲小妻。生三子。與朔同日死。時人疑化去未死也。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。專爲亡亂。大者抵罪。或天死。無復驗云。東郡送一短人。長五寸。衣冠具足。上疑其精。召東方朔至。朔呼短人曰。巨靈阿母還來否。短人不對。因指謂上。王母種桃。三千年一結子。此兒不良。已三過偷之。失王母意。故被謫來此。上大驚。始知朔非世中人也。短人謂上曰。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。惟有清靜。不宜躁擾。言終弗見。上愈恨。召朔問其道。朔曰。陛下自當知。上以其神人。不敢逼也。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。以賜之。朔與行道女子竝年百歲而死。惟一女子長陵徐氏。號儀君。善傳朔術。至今上元延中。已百三十七歲矣。視之如童女。諸侯貴人更迎致之。問其道術。善行交接之道。無他法也。受道者皆與之通。或傳世淫之陳盛父子。皆與之行道。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。翟丞相奏壞風俗。請戮尤亂甚者。今上弗聽。乃徙女子于燉煌。後遂入胡。不知所終。樂成侯上書言。方士變大膠東人。故曾與文成侯同師。上召見。大悅。大乃敢爲大言。處之無疑。上乃封爲樂通侯。賜甲第僮奴千人。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克其家。又以女公主妻之。送金千斤。更號當利公主。連年妖妄。滋甚而不效。上怒。收大腰斬之。上起明光宮。發燕趙美女二千人。充之。率皆十五以上。二十以下。年滿三十者出嫁之。掖庭總籍。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。建章未央長安三宮。皆輦道相屬。率使宦者婦人分屬。或以爲僕射。大者領四五百。小者領一二百人。常被幸御者。輒注其籍。增其俸秩。比六百石。宮人既多。極被幸者。數年一再。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。選二百人常從幸郡國。載之後車。與上同輦者十六人。充數。恆使滿。皆自然美麗。不假粉白黛綠。侍尙衣著者。亦如之。嘗自言能三日。

不食。不能一日無婦人。善行導養術。故體常壯悅。其應有子者。皆記其時日。賜金千斤。孕者拜爵爲容華。克侍衣之屬。上巡狩過河間。有紫青氣自地屬天。望氣者以爲其下當有奇女。天子之祥。上使求之。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。姿貌殊絕。兩手皆拳。上令開其手。數十人劈之。莫能舒。上於是自披手。手卽伸。由是得幸。號拳夫人。進爲婕妤。居鉤弋宮。解黃帝素女之術。大有寵。有娠十四月而產。是爲昭帝焉。從上至甘泉。因告上曰。妾和連正應爲陛下生一男。年七歲。妾當死。今必死於此。不可得歸矣。願陛下自愛。宮中多巫蠱氣。必傷聖體。幸愼之。言終而卒。旣殯。尸香聞十餘里。因葬雲陵。上哀悼之。又疑其非常人。乃發冢開視。空棺無尸。惟衣履存。上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。上年六十餘。髮不白。更有少容。服食辟穀。希復幸女子矣。每見羣臣。自嘆慙惑。天下豈有仙人。盡妖妄耳。節食服藥。差可少病。自是亦不服藥。而體更瘠瘦。二三年中。慘慘不樂。行幸五柞宮。謂霍光曰。朕告老矣。公可立鉤弋子。公善輔之。光泣頓首曰。陛下尙康豫。豈有此邪。上曰。吾病甚。公不知耳。三月丙寅。上晝臥不覺。顏色不異。而身已無氣。明日色漸變。閉目乃發喪。殯未央前殿。朝晡上祭。若有食之。常所幸御。葬畢。悉出茂陵園。自婕妤已下。上幸之如平生。旁人弗見也。光聞之。乃更出宮人。增爲五百人。因是遂絕。